

位。董先生在米蘇里讀書時，看見別有特色的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將要招生。因為辦學機能，與米蘇里不同，是以培養國際採訪人才為主。畢業生在其後數十年中，執美國國際通訊與報業之牛耳。董先生是從米蘇里跳校考進來的，極具遠見，因為在其後他所主持重大國際宣傳的推廣，如蔣夫人的訪美，只要董先生坐鎮紐約給學弟學妹幾通電話，就可以全盤搞定。

哥倫比亞新聞學院與中國淵源至深。抗戰時期，哥大曾派教授來重慶，在政大新聞系設專班，為中國訓練國際採訪人才，為數眾多，且有傑出表現。中國湖北籍教授喻德基博士，為現代大眾傳播理論大師韋勃·施藍姆得意門生，長期執教哥大新聞所，並多次代理所長，人緣、人品與學識，頗孚眾望。

董先生幫助蔣先生完成抗戰任務後，即脫隊離開中國，重返美國。他並

且隱居起來，改名換姓，少報年齡，投身洛杉磯一家汽車修理廠。當汽車修理學徒時，住在小旅館，以作為未來謀生的技術。

五十八歲的董先生，重新開始，化身成一個汽車修理匠，是百分之百靠「一技之長」的「自謀生活」。

還是蔣委員長發現董先生「失蹤」，不在華府。那是蔣委員長命令駐美魏道明籌組遠東研究委員會，幾次報到重慶的委員名單，獨缺董顯光。急電魏道明大使，囑魏大使儘速回電，並偕同董顯光立即返國述職。大使館費了九牛二虎之力，終在洛杉磯的一家汽車修理廠找到了這位滿身油汗的「中國青年」。

魏大使不敢延擱，著即商請美國軍用專機載其返國覆命，結束一場有驚無險的追逐戰。（作者為前中中央日報社長）

越南海燕特區的故事

風蕭蕭兮易水寒 壯士一去不復返

■蘇玉珍

海燕特區的茁壯與消失

1959年南北越開戰期間，有一支由阮樂化神父率領的我中華健兒游擊隊獲准進入了越南最南端的金甌半島，成立了海燕自治區，發揮了我中華健兒為人道而戰犧牲奉獻的精神，成為防堵越共潛進的一個堅固圍牆。

這一支漸漸茁壯強大的游擊健兒，甚受駐越南美軍的重視而給予軍援。之後越南政府甚怕這股強大的軍力無法控制，於1962年收編為越南正規軍。因此，當時在越南出生成長的僑生也有兵役問題，他們大多數選擇加入海燕特區的游擊部隊。

輝煌的戰績，壯大中的隊伍，卻在1975年，美國尼克森執政時，在美國國內強大的反戰浪潮中，逐漸將軍隊撤出越南。同年越南淪陷，北越攻佔了越南，統一了南北越。那一支為人道而戰的隊伍，那一群壯烈犧牲的無名英雄，從此再也沒有他們的訊息。

海燕特區的推手阮樂化神父

事情要從1949年說起，那時正是國共內戰。同年11月的一個深夜裡，有一位神父和他的親友、部屬一起被共軍捉去，這位當時只有41歲的阮樂化神父，目睹中共慘無人道的虐待俘虜，即使已身為神父的他，仍對自己承諾若是有一天幸運獲得自由，他要將有生之年從事

反共事業，並感化他們重新認識人性。

阮樂化神父1908年出生在廣東防城縣竹山村。15歲中學畢業後，就下決心把一生獻給人類和上帝。1927年到馬來西亞檳城的神學院讀書，1935年升為神父之後一直在家鄉服務。

1939年中、日戰爭期間，每戶人家的長子都得應徵入伍，阮神父就在那個時候正式加入中華民國國軍陣容。由於受過良好教育，接受了游擊戰特別訓練後，就被派帶兵作戰。抗戰結束，阮神父已經是一位陸軍中校。

當他衣錦還鄉準備回到神父工作崗位時，突然接到政府命令，要他繼續與中共作戰，就在這個時候他被俘了。他說被俘後，一天二十四小時不准坐，不准吃，更不准睡，三天三夜罰站，讓好

江蘇省僑聯主席史宇率團來訪



102年7月30日江蘇省僑聯主席史宇（左五）率同仁曹建軍、陳林、蘇宋丹、李發勇（左一、左二、左三、右一），在中華僑聯秘書長鄭致毅、副秘書長廖俊傑（右四、左四）陪同下來訪，理事長陳三井（右五）偕同常務理事黃東祥、夏誠華（右三、右二）接待，氣氛愉悅，賓主盡歡。

陳三井、夏誠華曾於去年九月出席江蘇省僑聯舉辦之「僑聯四海·相約江蘇—2012海內外僑界社團和諧發展論壇暨綠色生態遊」，受到史宇熱情接待，今日接待，投桃報李，建立深厚情誼。

席間談到網路上流傳的鄧小平遺囑，咸認是偽造的，惟其中有關國號及黨名的問題，發人深省（編輯室）



▲紅色圈部份為當年海燕特區地理位置。



▲海燕特區指揮官阮樂化神父。

幾個人輪流審問他。有一天他和其他六人被拖到廣場上要執行槍決，七個人一排，他們不肯下跪，反正要死了，跪不跪都一樣，於是一個個坐在地上等死。

阮神父坐第二位，右邊第一個倒下時，他內心毫無畏懼，做一個神父，隨時都準備好去見上帝的。看看躺在身邊的人，心裡想挨一下不知什麼味道，正在懷疑時，第二聲槍響，左邊一個倒下去了，他卻安然無恙。就這樣一連四聲槍響，一、三、五、七的四個人相繼倒下，而二、四、六的三人又被拖回監房。

一年慘痛的日子過去了，他和其他兩人沒有被槍決的教友終於被釋放。第二年12月16日他們三人買了一隻小船，歷盡千辛萬苦，經北海偷渡逃亡北越，到了北越又不時接應從防城逃亡出來的人和以前的部下。1951年，他重振旗鼓帶著兩千名逃亡的難民跑到越南、柬埔寨法國人的橡膠園裡做工，維持生活。

阮神父省吃儉用，儲蓄了五年，於1956年用他的全部積蓄買了一張環球飛機票。四個月內跑了二十五個國家，設法替大家找一個安身的地方，可以繼續和共產黨作戰的地方。

最後阮神父得到越南共和國同為天主教信徒的吳廷琰總統幫助，將越南最南端的金甌半島劃給他們，直接交由阮神父管理，取名「海燕自治特區」。

阮神父帶了七、八百人組成一支反共義務軍，後來增加到兩千多人。於1959年，從自治特區升起了青天白日的國旗，也豎起了海燕特區平興村的旗幟。海燕象徵自由，這位被稱為「戰鬥神父」的指揮官相信有一天他們會像海燕一樣飛回老家去。

險境下採訪海燕特區

1963年2月，我應越南婦女部邀請前往參訪。當訪問的行程結束後，身為記者的我，覺得難得出訪總想採訪些獨家的精彩的，有意義且能造成轟動的新聞。在僑社中偶有聽說在越南某地有我游擊隊與越共作戰的消息，我抱著不妨試試的心理前往駐越美軍顧問團，請求派機前往游擊基地採訪。很幸運的，我領了一套美軍的迷彩軍裝返回飯店等候



▲作者搭美軍小飛機前往海燕特區。

通知。

在短短的三天內我獲得通知，卻臨時又取消，這樣反覆空跑機場兩次，到第三次才成行。原因是要做到絕對保密，因為海燕特區沒有機場，僅有短短的跑道，僅能供小型飛機降落，小型飛機機身輕，飛太高會被半島的強風吹掉，飛太低會被越共共用槍砲擊落，因為那一帶是越共最猖獗的地區。

飛機果然很小，只有兩個座位，我和機師並排而坐。也許還年輕，我不懂得害怕，只有滿肚子的興奮。但是那位上尉機師卻表情嚴肅，始終緊繃著臉的神情也讓我漸漸感到恐懼，心裡有點後悔自己為什麼那麼多事。

一個半小時的飛行時間，終於平安降落在金甌半島海燕特區平興村前的克難跑道上。從機窗望出去，成千男女游擊健兒早已列隊在平興村的廣場上等候。烈日當空，我熱血沸騰，他們精神抖擻，引頸企望，熱烈歡迎第一位來自祖國的女記者。

「為正義，爭生存，特區英雄風起雲湧，挺著胸，向前衝，我們是熱血的青年，我們是民族的先鋒，拯救世界，拯救人類。」當我的右腳跨出



▲作者與阮樂化神父。



▲作者向海燕特區官兵精神鼓舞。

機門時，這些熱血青年高唱著海燕特區進行曲，我的眼睛溼潤了，熱淚從兩頰流下來。幾位男女游擊健兒走到機旁，伸出一隻隻結實而有力的手歡迎我，每一雙眼睛都溼了，每一張嘴都說不出話來，每一顆心在跳，不知那裡來的一聲「哇！」，我們都已泣不成聲。

情緒激動 淚如雨下

儘管他們是這麼地堅強和勇敢，儘管共產黨的槍砲沒有使他們流過一滴眼淚，挨飢受凍與大自然的環境搏鬥，也未曾溼了他們的眼睛，但看到來自自由祖國的人時，他們的情緒竟如此激動，誰能分辨這淚水是喜？是悲？

我哭著走進海燕特區平興村的大門，阮指揮官帶我步上司令台，他們為我的來訪舉行了一個隆重的歡迎儀式。首先是全體肅立唱國歌，升國旗，每個人雙眼對著國旗行致敬禮，隨著國旗的緩緩上升，我們都全身發熱，無法控制那激動的愛國情操，讓眼淚如下雨般流個不停。

接著，阮指揮要我上台說話。我向他們保證，我將向自由祖國，甚至全世界愛好自由的人報導他們不屈不撓與共

產黨搏鬥的偉大事蹟，也向他們保證自由祖國的同胞將盡全力在精神及物質上支援他們。我隨身只帶了四條總統牌的香煙和兩包糖果，我說香煙雖少，也許每人也抽不到一根，但是卻是老遠從自由祖國帶來的。糖果留給孩子們吃，當我把這份小小禮物送給他們時，我看見的是一雙雙顫抖的手。

平興村裡沒有學校，但小朋友們會唱歌、舞蹈，還會識字，那都是阮指揮官教出來的。

「怒髮衝冠憑欄處，瀟瀟雨歇，抬眼望，仰天長嘯，壯懷激烈…八千里路雲和月…莫等閒，白了少年頭，空悲切！」十二個小女孩高唱著「滿江紅」，握劍齊舞，故鄉的河山是多麼令人懷念，在他們小小的年紀，卻已遭遇到時代的動盪，也嚐盡了人生甘苦。

海燕特區埋忠骨

海燕特區是一塊沼澤之地，沒有樹，沒有水，這兩三年來靠自己的意志力，努力克服重重困難才蓋了一排排的茅草屋，茅屋前堆著一片紅泥，上面立有一座紀念碑，上頭豎著一個白色十字架，碑上刻著兩行大字：「人生自古誰

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阮神父指著那座墓碑，沉重的說：「那是1960年1月3日的事，那場戰爭與越共打了三天三夜，越共死了172人，我們犧牲了106人，他們就埋在這下面。」我低下頭默默為他們祈禱，向他們致敬。

墓碑一座接一座，每一座都代表一個為反共事業奉獻生命的故事，也是中華兒女為反共所付出的代價。

我們邊走邊談，踩著泥濘不平的小道，沿著臭味薰鼻的水溝，烈日下海風吹得我們皮膚好痛。當經過一支飄揚著越南共和國國旗的旗桿時，阮神父觸景生情回憶三年前的情形。他說：「三年前被迫編入越南正規軍，當被降下的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掉落地面時，熱淚從我們這群失去家鄉流浪者的眼裡湧出，隨著國旗灑落滿地。」

平興村的氣候與別處不同，氣氛更和其他地方有別，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氣，仰望高掛在面前的兩行大字「平興正氣貫中天，海燕雄帥殲匪共」，再看看四周的男女反共鬥士，每張臉都給太陽曬得漆黑，被海風吹得乾枯，被大自



▲海燕健兒赴沙場。

然刻劃的臉上，也代表了無比的毅力和勇敢。男男女女，老老幼幼，在這荒野海角扛著槍，拼著命，只為自由。

平興村裡也有俘虜營，阮神父主張用感化的方式去開導越共。他說過去殺共產黨的作法不算成功，應該讓他們自己去體會什麼是自由，什麼是奴役。所以他從不把那些俘虜當敵人，每天放他們出來協助鋪路、修房子，也享有一日三餐的酬勞。

那幾年裡，海燕部隊共抓了六百多名越共，包括游擊隊、潛伏份子、情報人員、聯絡員…等等。其中有三十幾名已正式加入海燕部隊與共產黨作戰。

天快黑了，我被那位美軍上尉機師不斷地催促，甚怕太晚起飛太危險，我只好揮淚告別，從機艙裡望著他們，那麼多隻手在空中揮動，漸漸地，漸漸地，縮小、再縮小，直到看不見。

真實報導引重視

返回台北之後，我開始在《中央日報》撰寫海燕特區游擊健兒可歌可泣的故事。一篇篇報導不但引起政府的重視，也喚起了全國同胞對這一群在海外從事反共事業的孤兒關注和支援。

書籍、報章雜誌、書信、日用品、紡織品，源源不斷寄往那戰亂中貧瘠的游擊基地，給他們溫暖、鼓勵。

而阮神父唯一向政府要求的是，海燕特區的孩子們能夠保送回祖國讀書。

第二年海燕特區送了十幾位小朋友回來，他們被安排在華僑中學初中部就讀。

第三年阮神父回國，我從機場陪他到旅館，孩子們早已在那裡等候，見了阮神父好像見到親人一樣，顯得格外興奮。

阮神父從皮箱裡取出許多日用品，有手錶、收音機、毛衣、球鞋…等等，並一一分給他們。他說：「阿強，過來，這隻手錶是你父親託我在香港買給你的。阿娟，這毛衣是你的，阿義，你說要球鞋，哪！這雙試試看…」每個孩子把東西緊緊抱在手裡，每一雙眼睛都張得大大的瞪著神父問：「我爸爸、媽媽好嗎？」

「還沒有死啦！」阮神父快人快語，用廣東話回答並回過頭來對我說：「在那裡不是死就是生，沒有什麼好不好的，還沒有死就是好。」我的心好



▲海燕特區新兵訓練。



▲美軍顧問團訪海燕特區。

酸，好痛，眼淚在眼裡打轉，不忍心在孩子面前掉眼淚。

歷史終歸沉寂

接著阮神父拿出一個錄音機，要每個孩子對父母說幾句話，好讓他帶回去。

「阿娟，來，你先說。」阮神父把

錄音機遞給她。

「爸…媽…」一陣抽搐後，便沒有了下文。

「阿強，你是男孩子，最勇敢，你先說。」阿強把錄音機接過去。更糟糕，一聲「爸…」便哽噎了。十幾個孩子沒一個能冷靜地講完一句話。

1975年，越南淪陷，數十年過去了，那一群散落在海角那端的孤兒從此無聲無息，再也沒有人記得他們。

但是，他們的孩子呢？那些被阮神父以及他們的父母交給祖國照顧的孩子們呢？不應該也被遺忘吧！（作者為前台灣新生報社長）

舊金山灣區分會舉辦義診

本會舊金山灣區分會主辦、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北加州分會與舊金山華商經貿協會協辦之「多元化義診與健康講座」，2013年8月25日在南灣聖荷西圓滿舉行，服務僑胞。

舊金山灣區分會會長吳毓華表示，這是該分會自2011年4月成立以來，推展的多項回饋僑社活動之一。在舉辦義診與免費健康講座這方面，必須有寬廣的人脈，舊金山灣區分會可算是華僑社團中之翹楚，內容多元化、大眾化，廣受



歡迎。她說，根據近兩年籌辦的保健講座與義診活動，僑胞們對多元化的義診及新近檢測技術反應十分熱烈，相當符合僑社需求。因此，再邀多位專家來為僑胞解說，並作義診服務。

當日到場的專家有：陳麗娟醫師，精於氣功推拿、驅寒排毒及治療；葉茂榮醫師，專攻自然養生法；王鵬翔醫師，主治脊椎及關節校正；蔡諸彰醫師，擅於電子經絡診治；聶永根博士，主攻量子檢測身體能量；謝國雄博士，專長於血脂血醣檢測；張力行碩士，精通於光譜儀檢測身體能量。其中聶永根現正與美國航太總署合作研究測試太空人的情緒及身體狀況，該檢測法包含多項的器官功能測驗，包含心靈部分，十分特別。

當日到場僑胞近百人，大家一起度過既養生又保健的一天。（編輯室）



▲舊金山灣區分會會長吳毓華(左四)與三位副會長：吳睦野(左三)、周燕春(右二)、梁文翔(右一)及兩位理事蔡瑞聲(左一)、歐陽冰儀(左二)組成「多元化義診與健康講座」的志工服務隊合影。

永懷曾祥和老師

■陳三井

作者按：曾祥和教授（1920-2013），祖籍湖北，設籍河南，1920年生於北京，1943年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1946年與沈剛伯教授締結連理。來台後，先後任教於台灣師範學院即今台灣師範大學、台灣大學、輔仁大學、東吳大學等校，講授西洋上古史、西洋中古史、英國史、西洋文化史、西洋通史、西洋史名著選讀、西洋民主發展史等課，作育英才無數。2013年4月24日於睡夢中仙去，其訪問紀錄不久將可付梓，供史家參考。



▲曾祥和老師一生三部曲：風姿綽約少女、相夫教子少婦、和藹可親老師。

女人四十一枝花

民國45（1956）年，我考上師大史地系，大概是第二年，選修曾老師的「西洋史學名著選讀」課。當年史地系的老師，除了系裡助教之外，很難看到一位女老師，可以說陽盛陰衰，不像現在女老師所佔的比例那麼高。當時，曾老師年齡不到四十，正是「四十一枝花」，最嬌美的時候，無論她的美貌、風度或氣質，真是系上的一朵奇葩，令人驚艷。聽老師的講課，是一種美的享受。遺憾的是，我們當年並沒有人有勇氣追問：「曾老師，妳還有沒有妹妹？」

講到這裡，讓我想起，我唸高中的

時候來了一位年輕的女教官，她不但貌美，而且清新脫俗，絕不遜於任何有氣質的大明星，所以風靡了一群思春期的高中男生，大家都為她著迷。除了上課目不轉睛、專心聽講之外，有調皮的學生還問她：「教官，妳有沒有妹妹？有幾個妹妹？」等話。這位讓一群大男生心儀的教官是誰呢？她就是鼎鼎大名，出身女青年大隊，後來成為專欄作家，筆名叫薇薇夫人的樂茵軍女士。十幾年前，為了口述女青年大隊，我還訪問過她，現在估計該有八十歲了，不過還保養得很好。

曾老師的課，因為要閱讀英文原著，所以選修的學生並不多，大概每年